



飞行员笔记

■吴建国

起 飞

我们迎着朝阳
起飞
天地线勾起的脊背上
仿佛有晨露滑落
地面上的参照物
真实而渺小
天空依然高远无限
只有目标
不会失重

军用地图

点、线、面
从浅绿、淡蓝、米黄
到橙红
是一种语言
告诉你
大地表面真实的景象

所有的道路都有起点和终点
所有的河流都有源头和河口
只有山，坚定地站成了一个点
和经纬度互为校正

静止锋

冷与热的对峙
势均力敌
冷来自西伯利亚
热来自西太平洋
静止锋，以纬度的走向展开
像两军对垒的战线
短有百里、长有千里
这里，雨骤雪急
也有激烈冲撞的云团
连一只鸟也很难飞越

逆温层

十点起飞
收起落架的时候
飞机已经钻进了云层
眼前的世界就剩下驾驶舱

穿出云层的瞬间
太阳炫目
云的顶端翻腾跳跃
此刻，高度3300米
大气温度8℃

看似违背了气象学里的规律
在本来-20℃的地方
有春天一样的温暖

逆温层
可能证明童话里的说法
——春天是从天上走来的

着 陆

目测看到跑道
通场或者加入五边
放起落架，放襟翼
减速
机轮触到道面的时候
收油门
踩下刹车
这一刻，心里自会说
妈——我回来了

文学 作品

目测看到跑道
通场或者加入五边
放起落架，放襟翼
减速
机轮触到道面的时候
收油门
踩下刹车
这一刻，心里自会说
妈——我回来了



长 征

第 6728 期

深 蓝 阳 光

■宋润鹏 龙 伟

绿萝送给他：“水下看不见太阳，但咱们心里得有阳光。”

如今，当年那个手足无措的新兵，也成了别人口中的老班长。下士冯胤霖是姚志龙带的兵。他第一次注意到这盆绿萝时，恰是在他情绪最低落的时候。

这是他的第一次远航。出航的那天，海风很硬，吹得他脸生疼，但他内心仿佛燃烧着一团火：能参加远航任务，他感到十分荣耀。可当新鲜感被日复一日的孤寂吞噬后，他开始对着仪表盘发愣，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他感觉自己快撑不住了。

看着冯胤霖打蔫的样子，姚志龙剥开一个柚子。两人分食完清甜的果肉，姚志龙将柚子皮对折，用小刀修整边缘。很快，一个带着清香的简易“口罩”就成形了。

冯胤霖接过“口罩”，轻轻覆在口鼻处，清新的果香顿时在鼻腔弥漫开来。

“潜艇兵得有韧劲。”姚志龙指了指舱室里的绿萝，“你看它，即使见不着阳光，也能生长。”冯胤霖久注视着绿萝，那片片嫩叶拂过他的心。他开始跟着班长一起照料绿萝。渐渐地，冯胤霖发现，照料绿萝的过程仿佛也是一种自我疗愈，让他在枯燥的远航生活中慢慢感受时间的流逝，寻找内心的平静。

航程过半的一个深夜，姚志龙将冯胤霖叫到舱室角落。在昏黄的灯光下，他拧开海水管路的阀门，水流涌入准备好的玻璃瓶中，泛起粼粼波光。

“你来灌。”姚志龙把瓶子递过去，又拿出一张空白标签，“记下现在的经纬度，这是我们走过的航迹。”

装满海水后，姚志龙打开一个旧木箱，里面整齐排列着10多个相同的玻



某海域，海军某艇队员官兵正驾驶“钢铁巨鲸”潜行深海。他们巡航海疆已经20多天了。

夕阳西沉，把整片海域染成了流动的熔金。海面随着波浪起伏闪烁不定。海天相接处，霞光如打翻的调色盘，从橙红渐次过渡到绛紫。偶尔有海鸥掠过，翅膀蘸着夕晖，在波峰浪谷间划出优美的弧线。海风不徐不疾地拂过海面，掀起层层细浪。浪尖上的泡沫在夕阳下闪烁着珍珠般的光泽，又很快碎裂，化作细小的水珠落回大海。

这一切，艇员们都看不到，只有值更官能透过潜望镜看到这美丽的海上黄昏。

其实不用他说，每个在深海之下的潜艇兵心里都清楚现在是什么时辰。在看不见阳光的钢铁世界里，他们靠艇钟感知着时间的流逝，靠想象构建着海上的风景。

休更结束，三级军士长姚志龙在昏黄的灯光下醒来，第一眼便望见了那只塑料花盆。绿萝的藤蔓间，一枚嫩芽正怯生生探出头来，在深海包围的钢铁里，执拗地撑开一抹翠色。

这抹绿，是姚志龙10多年来长航必备的“旅伴”。第一次随艇远航时，面对幽闭的舱室和永不停歇的机器轰鸣，他曾整夜整夜地失眠。老班长把一盆



百炼成钢(中国画)



刘虹麟作

国 旗 飘 飘

■胥得意

分到西北边防某部。巨大的失落感砸下来，他的喉头顿时堵得发涩，但看到父母眼中的殷殷期待，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挺直腰板，向他们敬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

入伍来到天边边，新兵才真正尝到戍边的苦。整天缺氧头晕不说，风更是大得出奇。遇到重大节日升国旗，不出一会儿就得赶紧降下，稍慢些旗帜就被狂风撕成了碎条。

“当好兵，就要站好岗。”这话听得多了，新兵也慢慢适应了边关。他训练时，身上的劲一点点足了，像是绷紧了发条。只要有巡边任务，他都争着抢着去。时间一长，新兵也不再想到升旗手的事，偶尔想起当兵的初衷，都要笑自己当年太天真。

当兵第二年的一次巡逻途中，新兵和班长撞上一伙非法越境分子。他率先冲上去阻拦，搏斗中被匕首划伤脸颊。伤口好了以后，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

每次洗脸，新兵都会对着镜子，反复端详那道疤痕。看着看着，他就会想起那场搏斗。他从不后悔冲上去，只恨自己本事没练到家。每每想到这些，他训

练的劲头就更足了。这样想着，这样练着，新兵不仅转了军士，还被团里评为“最美卫士”。

这年国庆节的前一天，边防团突然迎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国旗护卫队派人送来一面曾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一面有正式编号的国旗。无需多言，每一位官兵都明白这面旗帜承载的分量。

团里通知，全团要在边防线上举行升旗仪式。新兵被选拔成为升旗手。他意外极了，找到连长说，当升旗手的事他早就惦记了。

连长笑了：“选你不光因为你个子高，长得端正。团长说了，你最勇敢！”新兵若有所思地望着连长，他感到早些年梦想又复苏了，血液在快速地流着，冲向头顶。

那面国旗在边防线上，在猎猎风中，在国庆节这一天，在临时立起的简易旗杆上，被国兵升起来了。身边的战友们大声地唱着国歌，歌声在山谷中久久回荡。

国兵抬起头，望着蓝天。一面鲜艳的国旗迎风飘飘啊，在他的眼前飘成了一片红色，那片红色笼罩着他站立的国土。

歌 声 滚 烫

■李增瑞

颈上、额角上、手臂上，青筋一根根暴起，像蚯蚓，像树根，像大地龟裂时露出的岩脉。它们在皮肤下面突突地跳，每一下都带着力量，每一下都像是要挣破什么束缚。

而那闪烁的瞳仁似乎在迸射着火花。刚才还沉寂的千百双眼睛全亮了。那光跳跃着，燃烧着，彼此碰撞，彼此助燃，最后汇成一片光的海洋。

那些刚才还凝固如雕塑的身体，此刻全活了起来。腰背扭转，手臂挥动，头颅高昂，每一个动作都带着力道，带着原始的生命力。那是千百个年轻的生命在尽情释放、尽情燃烧。

这是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热烈的拉歌景象啊！看到这排山倒海的气势，我忽然觉得这群士兵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喊歌，是用整个生命在喊。他们把平日常积攒的沉默、训练的艰苦、思乡的愁绪，全都化作了这一声声吼。那吼声里，有他们的豪情壮志，也有对远方母亲的思念，还有对脚下土地的忠诚，对身上这身军装的理解，对“军人”这两个字的全部诠释。

我开始想象他们的日子——多少个清晨，当整个城市还在沉睡，他们已经在操场上奔跑；多少个正午，当别人在空调房里午休，他们还在太阳底下站军姿；多少个深夜，当万家灯火渐次熄灭，他们还在站岗放哨。他们的手上磨出了茧，脚上打起了泡，脸上晒脱了皮。他们会在半夜想家想得睡不着，会在收到家信时偷偷抹眼泪，会在生病时咬着牙关坚持训练。

可他们不说。沉默是他们的语言，忍耐是他们的功课。就像刚才那样，他们静静地站着，把所有的苦、所有的累、所有的委屈，都吞进肚子里。这一刻，拉歌的旗帜一挥，那些被压抑的、被积蓄的东西全部喷薄而出，化作一声声石破天惊的呐喊。

那歌声撞在远处的山崖上，山崖震了震，抖落几块碎石；那歌声滚过脚下的大地，大地颠了颠，裂开几道缝隙；那歌声冲向头顶的天空，天空晃了晃，撕开几片云彩。这一吼，吼出了千百年来被压抑的雄浑之气，吼出了华夏男儿骨子里的血性与担当。

我真切感受到一股力量在脚下涌动，像是大地的心跳，一下，又一下，沉稳而有力。这力量通过鞋底传上来，顺着脚踝爬到小腿，再升到大腿、腰腹、胸膛，最后在头顶炸开。我被这股力量震撼着、冲击着、改造着。我也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像是从心底最深处迸出：“威武啊，喊歌的兄弟！”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虽然我站得不如他们笔直，虽然我的嗓音不如他们洪亮。可是，那股从大地深处涌出来的、从千百个士兵胸腔里喷薄出来的力量，已经把我彻底吞没了，融化了我身上所有的矫饰与矜持，让我回归到最本真、最朴素的状态。声音渐渐平息了。士兵们又恢复了雕塑般的静止，仿佛刚才那惊天动地的一幕从未发生过。汗水又开始在他们的脊背上爬行，干裂的嘴唇又重新绷紧，沉稳而宁静的神情再次笼罩了每一张面孔。

可我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那股力量没有消失，它只是重新沉入了他们的身体，沉入了这片土地，等待着下一次被唤醒。而我，作为一个曾经年轻过，曾像他们一样昂起头颅喊歌的老兵，竟被现场这庞大的阵仗感染。我猛然觉得，这片土地之所以生生不息，这个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屹立不倒，就是因为有这样一颗颗沉默而滚烫的灵魂。

精 短 小 说

国兵13岁那年，在电视中第一次看到了国庆阅兵。当升旗手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时，国兵心中升腾起一个梦想——长大后也要当个升旗手。

有了这个梦想后，国兵变得格外上进。学校每周都举行升旗仪式，要在学生中选出一名升旗手。国兵被选中了。站在旗杆下面，听着国歌奏响，亲手把国旗徐徐升起的那一刻，国兵觉得热血在身体内奔涌。

到了18岁，国兵长到一米八，身材匀称，腰杆挺拔。一张标准的国字脸，浓眉大眼，气宇轩昂——好多人见了都说，他是天生当升旗手的料子。这话说得国兵心里美滋滋的，也把他梦想的火焰撩拨得更加炽烈。有时夜不能寐，想象自己身着军礼服，肩扛国旗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的样子，国兵会从床上弹坐起来，望着漆黑的房间，嘴角不自觉扬起。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国兵申请保留学籍参军入伍。他原以为想去天安门当升旗手就能如愿，没想到到了武装部才被告知：具体分到什么部队，得服从安排。

去不成天安门也没关系，哪个部队没有升旗手呢？想到这儿，国兵毫不犹豫地地在报名表上签了字。签字之时，国兵的眼前一直有一面国旗飘呀飘。

体检、政审顺利通过，两个月后国兵穿上了崭新的军装。出乎意料的是，他被